

12.10

嘉山文史

第四輯

八古洞為長江上第一
岸隨波而西東其官船中
即始有氣節乃信其
卷厚山湖 蘇武



目 录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四十周年

盱嘉来六支队.....	胡 坦 (1)
忆横山游击队的组建和 自来桥平息暴乱事件.....	周济之 (51)
忆在嘉山战斗的日子里.....	吴少同 (54)
徐海东将军在路东指挥所.....	赵大全 (57)
侵华日军小队长彭泄之死 ——忆尤开俊烈士.....	汪玉术 (59)
一位坚贞不屈的女性—— 记地下联络员陈全英.....	刘振球 蒋 敏 (63)
记张百锬二三事.....	汤策安 (67)
我在嘉山抗日片断.....	张邦义 (69)
县委书记给农民写春联.....	高学书 (72)
抗日渔歌.....	高学书 (74)
记淮河三峡之一——浮山峡.....	陈 坦 (75)
话说泊岗引河.....	刘振球 (80)

参加泊岗引河工程回忆·····	李亚东 (90)
孙中山先生灵柩奉安亲见新闻记·····	李枝龙 (93)
吴崇谔闻片段·····	汤策安 (96)
晚清乌鲁木齐都督金运昌轶事·····	胡伯文等 (99)
许言希烈士传略·····	刘振球 (103)
为人民勤奋一生的董铨同志·····	刘振球 (109)
陈一民生平·····	刘振球 (114)
从事嘉山邮政四十年·····	刘步庭 (116)
在教育改革中创办的 包集私立中学·····	刘韵琴 (120)
寻访老嘉山古迹·····	锁开杞 (126)
管店地名的由来·····	毛道臣 (130)
女山寺和晾驴山的传说·····	贡发芹等 (133)
津里“雨神”的由来·····	高学书 (136)
嘉山县工商业联合会简史·····	(138)
嘉山县建国前共产党、国民党、日伪 三方负责人名单·····	刘振球搜集 (143)

盱来嘉大队——盱嘉来六支队

——纪念解放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胡 坦

今日盱嘉来六， 到处郁郁葱葱。
试问当年战垒， 而今且看谁雄？
目睹山乡巨变， 更羨故里新颜。
坚持深化改革， 告慰前辈英灵。

盱来嘉大队是盱嘉来六支队的前身，它是淮南二工委和淮南支队领导下的，以二十四名地方干部及老兵组织起来的盱来嘉工委、淮南支队的第二大队。这个大队其实就是一支人员精干的盱来嘉武装工作队。这支武装工作队于一九四七年元月，在淮南二工委和淮南支队直接领导下，从鲁南打回淮南，深入敌后，经过两进山区，开辟泗、盱，逼近盱眙城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抗丁抗税、土改反霸、扩大武装，恢复民主政权等一系列反复斗争，以及坚苦复杂的反“清剿”过程，逐步扩大为泗盱边防大队，盱来嘉总队。进而又在主力下放加强地方武装后，分别建成盱嘉、来六两个支队，不久又合并为盱嘉来六支队。在两年多的时间内，这支坚强勇敢的人民武装，坚持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津浦路

东的淮南山区和淮河两岸，对于配合正面战场，迎接主力南下，收复县城，解放淮南，支援大军过江，都作出了有力的贡献。

战前请命 打回淮南

一九四七年的一月，沂蒙山区虽然还是冰冻未解、山雪犹存的早春，但是宿北、鲁南、莱芜三战三捷的喜讯却象浩荡的东风，迅速地传遍了山区、平原的每一个村镇。

“快速纵队今已矣，二十六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陈毅同志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战争的大好形势。为了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进攻，加速华东战场我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转变，华东局决定：派出一批武装力量重返淮南，深入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有力地打击敌人。

我们这批准南干部在一九四六年秋随军北撤以后，有的转战宿北、鲁南，有的参加了随军学校。“北国雪初寒，狂顽乱河山，回首看淮南，啼痕三百万”。我们日日夜夜都盼着打回淮南。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底，突然听到要我们打回淮南的消息，使人感到格外振奋，虽在严寒的天气，周身却传遍了热流，当天就情不自禁地赶到华东局驻鲁办事处去报告请命。一致要求：“深入敌后，打回淮南”。当时办事处的负责人黄岩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正式向我们传达了谭震林同志代表华东局所作的决定。并为我们作了“打回淮南去”的动员报告。他说：“江淮大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目前来说，更具有重大的战略地位；它逼近蒋介石的巢穴——南京，威胁着南北交通命脉——津浦铁路。你们打到那里重建根

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无疑是在敌人心脏插上一把利剑，敌人必然会调动兵力疯狂‘围剿’。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兵力，让我们主力腾出手来更好地打击敌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争取提前转入大反攻”。他还说：“目前全国战局发展很快。各个战场捷报频传，形势一派大好。前三年歼灭敌人主力，后二年分开敌人残余，五年打垮蒋介石，这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必将实现。同志们，这次你们打回敌后去，任务是光荣的，斗争是艰巨的，早则两年，迟则三载，津浦路上会师，迎接大军南下，琅琊山下为大伙儿庆功”。

接着，会上宣布了淮南二工委，淮南支队及所属一、二、三大队领导成员的名单。淮南二工委以徐速之、张百镔、胡坦、江汉三、杨如新、谢杰三几位同志组成，徐速之为书记兼支队政委，张百镔为支队司令，薛磊为参谋长兼第一大队长，陈立富为大队副；盱来嘉工委由胡坦、杨如新、王宪荣、李忠诚、吴昌如、保晴组成，我是工委书记兼淮支第二大队长、教导员，徐正发是大队副，杨如新是副教导员；定滁全工委由江汉三、谢杰三、马骞等同志组成，江汉三是工委书记兼教导员，马骞是大队长，谢杰三是副教导员。

我们这支轻装、简从、精干的队伍和定滁全工委一起南下。出发前召开了誓师大会，会上纷纷表达决心：我们既是武工队、战斗队，又是宣传队，一定要响应党的号召，学会孙悟空的本领，钻进敌人的心脏，打击敌人的要害，有力地配合正面战场。这是党的英明决策，重大战略部署，我们必须坚定地完成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有的同志还说：“我们这次打回淮南，既要有信心，又要有决心，胜利了我们就开

一个庆祝大会，失败了就开一个检讨大会，牺牲了也要开一个追悼大会”。这些都集中地反映了同志们的高昂斗志和共同愿望。

跨过陇海 抢过安丰

当时敌人的重点进攻虽在我们的沂蒙山区，但在广阔的敌人后方，仍是烽火四起，烟尘未消，敌人到处设有封锁线，哨所站。我们这支集结在郯城相官庄的淮南支队及所属三个大队，共有一百四十多人，肩负着党的嘱托和人民的期望，象一支离弦的箭头，直插敌人的后方。

一月下旬的一天夜里，我们的队伍出发了。此夜月色暗淡，风沙扑面，前面炮声隆隆，后面战火纷飞。队伍衔枚急走，行程百里，拂晓之前，赶到了我们主力二纵的驻地。这是靠近陇海东线以北二十华里左右的一个村落，我们白天休息了一下，并准备着第二个夜晚，跨过陇海铁路，冲过敌人的封锁线。

第二天的夜晚，我们的部队行程不到二十里，天气突然变化，北风怒吼，风雪交加，老天也降下了黑幕，对面看不到人影，伸手见不到五指，道路崎岖，一步一滑，如果有人掉队，就难以找到队伍，同志们只好一手持枪，一手相互牵着前进。好在带路的老乡道路熟悉，夜行八十多华里，在天刚刚亮的时候，终于胜利地跨过陇海路，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到达了安丰山下。

一夜的行军，外衣被风雪淋湿，内衣被汗水浸透，有时稍歇一下，热汗变成了冰水，侵袭着胸前后背，冻得大家遍体冰凉。同志们多么想能够有片刻的时间，烤一烤外衣，换一下内

衣，吃一顿饱饭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刻，一个头戴白孝巾的中年妇女向我们飞奔而来。她气喘喘地说：“同志们辛苦了，回来得好啊！本来该给你们安排一下驻地，搞一点吃的，冷水变一口热水嘛，可是这里不能停留，必须赶快离开，”我们听了这个突乎其来的情况，周身凉了半截，为什么？正待我们刚要发问的时候，村上围来的群众争着对我们说开了。他们介绍说：“她丈夫原来是村长，前天为了掩护过路干部突围，被敌人惨杀了。她深怀国恨家仇，接了丈夫的班，‘就是咱们村上好样的女村长啊！’大家听了这才明白，也深受感动。接着，女村长又对我们说：‘安丰山并不安，这是敌人故意留下的空白，设下的圈套，前天运西的干部一百多人，就是在这里惨遭敌人杀害的。同志们快转移，千万不能大意啊！……’”于是，司令部立即决定，继续向南转移，急行军十五里，跳出敌人的合击圈。许多同志一边走着，一边在想，广阔的敌后有这样好的群众，这样多的坚强勇敢的男女英雄，何愁蒋介石打不垮呢！想到这些，打回敌后，夺取胜利的信心更坚定了，冰冷的身躯又重新涌出了暖流。

鲁南苏北 千里烽烟

蒋军兽蹄所至，鸡犬苦于奔命，苏北大地，一片荒凉。又一天的傍晚，在苍茫的暮色里，我们又踏上了征途。在敌人占领区里，到处死气沉沉，悄然无声。半夜，我们赶到了六塘河边。这条河水深冰薄，横贯东西，拦在我们的前面。渡口、码头都被敌人占领，船只也被敌人所控制，沿河两岸还有土顽巡逻、放哨。同志们想着，这条河过不去怎么办？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正在这时，他们为我们取来了粗绳长索，

木桩木桩，这头钉好木桩，那头长索牵过河去拴在大树根上，六只大木桶漂在水面，每只可渡六个同志。大家手挽绳索，顺序渡河。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一百四十多人，全部渡过来了。

在一个日落黄昏的时候，队伍继续向南进军。我们二大队担任前哨，行程不到十里，前方出现一片洼地，中间有一条土埂，两测茫茫白水，芦苇丛生，群众称之“芦花荡”。部队刚刚走上狭窄的土埂，埋伏在土埂侧面的敌人，突然向我们射击，而我们没有理睬，加紧步伐，继续前进，直到接近敌人，对方才开腔问话：“什么人？”我们的回答是冲上去，消灭他们。敌人被我们打得晕头转向，纷纷向水里逃去。我们前进的道路被打开了。在这次遭遇战中，我们的尖兵冯友才同志不幸壮烈牺牲。友才同志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我们甩掉了敌人，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来到盐阜地区十二纵队的驻地，陈庆先司令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帮助我们休整队伍，调整领导，补充服装后，又派人护送我们渡过射阳河，到达射阳镇，找到了二分区朱云谦司令。朱云谦同志给我们讲了敌情，介绍了经验，补充了弹药，帮我们作了休整，并为我们下一步抢渡大运河做了充分的准备。

大运河的流向是从南到北。它是我们从东到西的必经渡口，我们在白天先派武装小组作了侦察，夜间队伍赶到了河口，割断了敌人的电话线，封锁了通往宝应县城的路口。这个河口就是离县城八里的八千镇。由于河宽流急，对岸又有敌人岗哨封锁渡口，看守船只，夜间禁止所有的人过渡。因此，渡河的任务十分艰巨，有的同志要泅渡，天寒水冷不行；有的同志要硬打，敌人居高临下更不行。幸亏随我们一起打回来

的四位淮宝同志，他们了解地形，且水性好，自报奋勇担任起抢渡夺船的任务。这四个同志不怕天寒地冻，不怕水深流急，喝了一点烧酒，脱下棉衣，双手举起武器和棉衣，纵身跳进刺人肌骨的寒流之中，渡过对岸，丢掉湿衣，套上棉袄，突然冲进了敌人的哨所，敌人张皇失措地逃走了。我们的四个同志，两人看守哨所，两人割断绳索，拉过两只大渡船，让一百多人的队伍一次渡过运河。同志们高兴极了，夜行近百里，赶到吕梁桥时，群众刚刚在吃早饭。就这样我们又一次胜利地冲过了敌人的封锁。

吕梁桥是淮宝县南部的一个农村集镇。这里是我军恢复政权不久的游击区，本来可以在这里进行短暂的休整，但是同志们归心似箭，心急如焚，不顾长时间的紧张劳累，午后又继续前进。当天傍晚终于赶到了三河北岸的黄庄一带住了下来。至此，我们从鲁南到苏北，千里烽烟，沿途绕过敌人的据点，避开敌人的哨所，边走边打，历时二十六天，全程七百九十六华里，加上迂回曲折，实际行程要在一千华里以上。

我们在黄庄一带隔河相望，可以见到家乡故土。只见山河破碎，满目荒凉。重返旧地，感慨万千，”“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下一步如何打过三河，进入盱来嘉，打进西山区，这个严峻的问题，又在等待着我们的回答。

西进山区 横扫土顽

淮南津浦路东，西临铁路，北靠淮河。西北中部，峰峦重叠，杂草丛生，绵亘二百余里，大部都是盱嘉来六几个县交界的边缘。这一带山区，在我军北撤以后，蒋军大搞所谓

“强化治安”：区有联防队，保有小保队，加强保甲制度，实行五家联坐，撤村并庄，制造无人区，残酷统治人民群众。尽管如此，英雄的淮南人民，还是广泛流传着“抬头看青天（‘青天’指共产党），低头想心思”（‘心思’指新四军）的民谣。敌人占领后的第一个春节，家家户户贴春联，有的门上贴了“四时吉庆”，盼望新四军早日回来；有的门上贴了“八节安康”，祝愿八路军多打胜仗。尤其是一些军工烈属忧心更切，多少父母想女儿，多少妇女盼丈夫，就连几岁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想：“鸟儿叫，妈妈笑，爸爸北撤回来了”。淮南的人民是多么怀念我们的党和新四军啊！

阳春三月，我们在淮支的领导下首次抢渡三河，打了观音寺，打掉了几个顽乡、保公所。经过近山塘，进驻小莲塘，占领了小雨山，横扫了新、旧铺。我们连续而又紧张的战斗，震动了整个淮南，敌人感到震惊，群众万分高兴。我们军事上打击了敌人，横扫了土顽，尤其是武装宣传的作用更大。淮南山区到处议论开了：“今天盼，明天盼，共产党还要回淮南”；“新四军回来了，乡保长兔子尾巴长不了”。从此战斗打响了，山谷回声响彻了淮南大地，英雄的人民行动起来了。妇女们为我们当向导，孩子们为我们送情报，老大娘为我们担任瞭望哨，小姑娘替我们看彩号（“彩号”指伤员）。看！这是多么紧张热情而又动人的情景啊！

一天晚上，新月已经落山，夜雾弥漫，我们随着淮支的队伍，打过了三河，一鼓作气，冲散了观音寺伪乡公所，跨过盱、天公路，越过马坝，直到近山塘西南的陈庄住下来。第二天的上午，老大娘为我们担任了瞭望哨，让我们吃饱了饭，睡好了觉。当天下午黄昏，孩子们的情况送来了，他们

说：“近山塘乡长李小耳朵正在集中保小队，扬言要查户口……”。我们得到这一情报后没有等到敌人集中起来，就向西移动了。只是司令部命令：“去一个班打垮它，叫土顽也尝尝我们的厉害！”敌人被我们打垮了。敌人的扰袭，并未影响我们的前进。可惜我们第一大队的副指导员冯立才同志在西进中，中了敌人的冷弹，不幸壮烈牺牲了，晚间我们进驻到小莲塘，掩埋了烈士的遗体，擦干了战友们身上的血迹，准备着明天的战斗。

我们三更造饭，五更上山，居高临下。天刚亮，我们远远看到盱眙方向的敌人真的来了。这是盱眙的保安队，大约三百人。当时我们想，只要他们后面没有广顽，就要试探它一下。于是，我们严阵以待，看他能奈我何？虚弱的敌人，看我们居高临下，岿然不动，也不敢横冲乱闯，只是缓缓逼近我们，步步紧缩对我们的包围，而不敢猛攻。而我们集中在山上，照样吃饭休息，监视着敌人的动向。日落黄昏，敌人对我们的包围还没有完全合拢，我们突然来个猛攻，冲破了缺口，甩掉了敌人，先是向西而去，夜晚又转向东南，横扫了新、旧铺，再打了联防区，连夜转移到离三河不远的三任庄住下来了。

三任庄处在盱眙、天长两县的边缘。我们在这里，便于利用空隙跳出跳进。当我们刚刚住下不久，群众就告诉我说：“天长的一个保安中队，连夜赶来了，想阻止你们的去路。”当时我们想：冤家路窄，送上门来不打不好。于是攻其不备，打它个措手不及。这一下敌人的一个中队被冲向落花流水。当他们的后续部队赶到，正要向我们组织反扑的时候，我们已跳出天长的边界，又回到盱眙境内。拂晓以前，

我们又迅速地渡过三河，返回到衡阳滩上休整了。

二进西山 胜利返还

又一个夜晚，我们在淮南支队的领导下，在开辟淮宝地区的杨效椿支队一个连的配合下，二次打过三河，全歼了黎城、牌楼两个顽乡公所的敌人，缴获机枪一挺，步枪二十多支。我们还连夜赶到了近山塘，决心搬掉这块进入西山的绊脚石。

当我们的队伍刚刚进入近山塘乡公所附近的庄上，群众对我们讲了：近山塘土顽头子是亲兄弟三个，老大是乡长，因他喜欢听坏人的话，群众叫他“小耳朵”，又因他常用棍子打群众，有人又叫他“李大棒”；两个兄弟都是保长。我军北撤以后，杀害过我方人员，逼死过军工烈属，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民愤很大；他家有三支长枪，一支短枪；现在保长、小保队的枪支都集中在他家的碉堡里；你们真能够打掉他，也为人民群众除了一方之害。群众这些恳切的语言，是对敌人的血泪控诉，句句打动了我们的心弦。当场我们也表示了态：“坚决打掉它，为死难者报仇，为人民大众雪恨”。群众听了，对我们更加亲热，同时也很帮我们的忙。五十多岁的老大娘，把我们的武工队带到顽乡长的院墙旁，让战士爬墙上房；另一个中年妇女领着我们的爆炸组，钻到敌人碉堡的窗洞口，用三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塞了进去。外边的机枪响了，碉堡里轰隆隆一声，烈焰腾空，烧得敌人焦头烂额。接着，反动的乡、保长和小保队员都被我们抓住了。乡长弟兄三人当场被炸死两个，还有一个被炸伤了腹部，连夜逃走了。至于俘虏，经过教育全部释放了。

打掉了近山塘，初步打开了西进山区的大门，部队继续向西行动，又横扫了新、旧铺，挺进到大雨山，盱眙城内的敌人震惊了，连忙派出四个保安中队，配合当地土顽猛向我们扑来。

大雨山地形险要，东连丘陵，西接山区，我们的部队凭险据守。敌人欲攻不得，欲罢不能，只好利用我们“绝对不会伤害群众”的这个优良传统，强迫山下的群众有刀的拿刀，有叉的拿叉，没有叉的也要拿条扁担，把群众赶在前头，他们压在后面，向我们发动攻势。对于敌人的这套把戏，我们站在山上看得一清二楚，因此我们选了两位熟练的机枪手，用机枪打了一阵点发，咚咚咚！哒哒哒！机枪打出锣鼓点子来，不打前面的群众，专打后面的敌人，这两位机枪手真是弹无虚发，百发百中，压得敌人不敢抬头。群众高兴地说：“新四军的机枪也长了眼睛，专打坏人，不打群众”。敌人的阴谋破产了，只好退下山腰，龟缩到乱草丛中，对我围而不打。这分明是想等待援兵来再发动攻势。我们盱来嘉工委抓住这个时机，在阵地上召开了工委会议。会上研究了三个方案：一是继续与敌人纠缠下去，这样敌众我寡，打消耗战，不是持久的战略思想；二是全部进山，不易隐蔽，山区也难呆住，工作扎不下根来；三是少数人进山侦察，其余撤回休整，保存实力，寻找战机，再进山区。工委通过了第三个方案，并得到效椿同志的支持，也经过了速之、百锬同志的同意。当时杨如新同志自报奋勇，带着吕俊猷、龚道友两个小队长，亲自到西山去侦察。我们立即组织火力，打开一个缺口，掩护他们远奔西山，空出重围，由近而远。这三个坚强勇敢老同志，慢慢消失在烟雾战火之中。随后，我们这个

支队，连夜向东转移，又扫了新、旧铺，打了联防区，以及打了东阳城、永丰镇，胜利地返回到衡阳滩上。

两次西进山区，我们摧毁了一些敌顽乡、保政权，狠狠地打击了土顽武装，三次接触了盱眙、天长两个县的保安队，震动了淮南各地。“新四军又打回淮南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人民群众互通消息，影响可真不小啊。因此，这不仅是两次武装侦察，也是两次武装宣传，它打击了土顽，震惊了敌人，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这是最大的胜利成果。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在敌人兵力强大的情况下，深入敌后，用公开武装活动形式与敌人打消耗战是很难持久、且有严重困难的。今后如何克服这样的困难，进入山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乃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横渡洪湖 侦察西滩

两次打过三河，吓坏了淮南的敌人，他们惊慌失措，不知我们什么时候又会打过三河，于是他们一面加紧对人民的管制和镇压，规定来人要报告，出门要批准，实行“五家联坐”；一面调兵遣将，加紧对三河的封锁，控制船只，看守渡口。这更增加了我们渡河的困难。尽管如此，只要是我们想打过三河，还是可以过得去的。但要求得深入下去，扎根串连，立住脚根还是有困难的。因此我们决心以我和王宪荣、张士同三人随着泗南县委的负责人谢南、潘道益同志，过洪泽湖，去盱城对岸西滩上进行侦察。这里是泗县、盱眙两县的结合部，历来就是“泗县管不到，盱眙管不了”的一块空白区。如果我们能打进去，既可以直接威胁盱城，又可建成打

进淮南的跳板，所以我们下定决心：“湖西侦察去，不成誓不还，何期坟墓地，处处有青山”。第二天上午，我们到了剪草滩，听了坚持洪泽湖的领导同志介绍：“湖西滩上有一股土匪，在我们北撤以后，又聚集起来了。他们大多数是受土顽敲诈剥削，为生活所逼的劳苦群众。如果能把这些人的工作做好，使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为我所用，对打开这里的局面是有利的。”当时我们也是这样想的，能把这些草莽英雄引导到革命道路上来，那就好了。

第二天的上午，我们离开了剪草沟，上了滑皮滩，经过杨圩子，到了老渡口，朝着旗杆滩方向走去。晴朗的天气，金色的阳光，照的芦苇一片碧绿。我们一面走着，一面想着：老渡口原是淮南、淮北交通要道，只离盱眙县城一箭之地，能在这里立下足根，这盘棋就下活了。心里想着，嘴里哼着：“蟹舍渔村地，人称古渡头。渡口风色好，遥望古城头。”忽然之间，一阵风来，我们发现前面群鸟惊飞，芦苇晃动，并有拉开枪栓的声音，我们立即掏出短枪，拉开距离。准备应付即将发生的情况。果然，前面芦苇丛中突然跳出两个人来，一个是黑面长腿，细高条儿；一个是浓眉大眼，显得身强体壮。他们手持长枪对准我们，挡住去路，并问我们：

“哪道而来？”我们的对话是：“来道而来。”“哪道而去？”“去道而去。”又问：“早路来看到些什么山？”

“大雾茫茫看不见山。”“水路来看到些什么滩？”“大水滔滔看不见滩。我们是桃园而来，梁山而去，望贵方让个前程，海涵、海涵。”他两听了我这一套，把枪一放，手一伸说：“都是一家人，请！”我们接着说：“什么一家不一家，要有三刀六眼十二疤，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你们是哪

个码子？留个姓名好吗？”他们中一个说：“我叫长腿拱子。”我说：“你贵姓是朱撒朱吗？”他说：“是的，是的。”另一个说：“我叫黑脸坠子。”我说：“你是耳东陈吗？”他说“不错，不错。”我说：“那好，就请你们引个线儿，带我们去看看你们的老大好吗？”讲到这里，我们的小张很为我担心，在一旁插嘴说：“政委，早回吧！”哪知那两个老几听了大吃一惊，“什么？政委？”于是我说：“是的，鄙人姓郑名伟，草字朝晖。”他们听我这么一说，还是将信将疑，但也只好说：“高雅得很”。其实那时我还不是政委，小张每次对外介绍，对我都是这样称呼。好象“政委”比什么都吃得开些似的。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明知滩有虎，偏在草中行”。五月的淮河滩上，芦苇已齐人深，长得茁壮茂密。那两人带着我们尽走羊肠曲径，经过九曲三湾，通过什么“一步岔过来”、“三步蹦过去”、“五步撑竿跳”、“七步梅花桩”、“九步独木桥”等五道障碍后，才告诉我们说：“这就叫做九里十八湾，直走三里三”。这是他们有意设置的五道障碍。我们来到了小河对岸，发现芦柳夹杂的中间，有几间矮小的草房，里面有人正在喝酒猜拳。他们喝的是高粱酒，猜的是螃蟹拳。什么“螃蟹一，脚八个，两个大钳，那么个大壳，五擎魁首该谁喝？八匹骏马该你喝……”。到了门口，那两人一声报告：“客人来了！”屋里的人立刻簇拥着一个身刚满三尺的人走了出来。这人满面胡茬，一头乱发，腰里斜插一支土手枪，上面系着一块红绸布。两个带路的伙计，把手向我们一伸，对我